

·二十世纪文献学巡礼·

《西游记》文献学百年巡视

崔小敬 梅新林

作为一部敷演玄奘取经这一宗教史奇迹的小说,《西游记》数百年来吸引了上自淹通文士下至黄口小儿的广泛读者群,随着《西游记》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其评介与研究也渐成风气,但在有明及清一代,对《西游记》的研究如同对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一样,都是以传统的序跋、评点方式进行的,个别论述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却缺乏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与理论深度。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为代表,率先以崭新的文学观念与扎实的文献考证,开创了《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先河,自此,代代学人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在《西游记》文献、文本与文化研究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西游记》价值与意义认识的深化。

《西游记》文献研究是《西游记》整体研究的基础,主要包括对小说作者、版本、源流的考辨求索。一个世纪以来,诸多学者以严谨缜密的学术传统与融纳中外的学术视野相结合,发隐抉微,在作者辨正、版本考索、源流探求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性成果,使《西游记》文献学研究成为整个《西游记》研究中最为扎实、功底深厚的部分。本文拟从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对二十世纪的《西游记》文献学研究作一系统梳理,以史为鉴,冀有裨于后来者。

一、作者研究

二十世纪的《西游记》作者研究以吴承恩作者地位的确立为肇端。《西游记》明刊本不题撰人,至清初汪象旭刻《西游证道书》始以为丘处机作,后吴玉搢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及小说中的淮安方言推断作者为吴承恩,其后阮葵生、焦循、丁晏等亦均从吴说。然有清一代,口耳相沿,仍将《西游记》的作者归于丘处机。二十年代初鲁迅据陆以湑《冷庐杂识》所引丁晏的材料,指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山阴人吴承恩。1923年,胡适作《西游记考证》据鲁迅赠予的材料,正式提出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时,更爬剔抉梳历代《淮安府志》及钱大昕、纪昀、丁晏、阮葵生、吴玉搢等人的记载,确定了吴承恩为《西游记》的最后加工者。^②应该说,鲁迅勾索古籍,排比众说,所下的结论还是相当谨慎的,也因此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胡适、董作宾、赵景深等并初步拟定了吴承恩的年谱,自此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的说法,并围绕吴承恩的生平、思想、创作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赵景深、刘修业、苏兴等学者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但是,吴承恩说的提出,材料虽不少,然多陈陈相因,并未超出当年吴玉搢、阮葵生等人的论述范围,而从原始材料到最终结果,其间的逻辑推理过程并不十分严密,因此在当时即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1933年俞平伯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即对此提出质疑^③,然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在海外及台湾学者中,如田中严、太田辰夫、矶部彰、杜德桥、余国藩、张静二、郑明嫻等,则普遍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持保留、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章培恒率先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④一文,打破了国内学术界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引发了一场关于作者问题的大讨论。按诸学者争论的出发点并结合其研究方法,可把有关讨论概括为吴承恩说、丘处机说、陈元

之说三大说。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有章培恒、杨秉祺、李安纲、黄霖诸人,维护者则有苏兴、刘怀玉、钟扬、杨子坚、陈澍、刘振农、蔡铁鹰等。重提丘处机说的主要是海外及台湾学者,如张易克、柳存仁、陈敦甫、陈志滨,国内倡此说者有金有景,吴圣昔则对之进行了反驳。陈元之说的提出是伴随着对“华阳洞天主人”的研究而出现的,现存最早的《西游记》版本世德堂本不题撰人,仅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首有秣陵陈元之序,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研究者在否吴、否丘的基础上,把作者人选的范围转向陈元之,重新审视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小说作者三者的关系,提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即作者三位一体的观点。首倡此说者为陈君谋,后继者有张锦池,其《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与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对小说的情节结构、思想性质、反映的社会思潮等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认为吴承恩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世本《西游记》的最后改定者是华阳洞天主人,即陈元之,也即作者^⑤。但此说在提出新论的同时,也面临着反驳,如廉旭、吴圣昔、宋克夫等都对此提出驳议。

《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虽然吴承恩的作者地位并没有得到绝对承认,但即使是持怀疑以至否定态度的研究者也未能提出更有说服力的人选,因此在一定时期内,针对吴承恩的研究仍是必要的。自鲁迅、胡适确立了吴承恩的作者地位后,众多学者围绕其生平、思想、创作等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吴承恩生平研究上,赵景深、刘修业、苏兴等学者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胡适在作《西游记考证》时,已初步拟定了吴承恩的生活时代和生平大事,作了一个较简略的年谱,后又据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中的有关资料作了修订,得出了吴承恩较确切的生卒年、得岁贡时间、任长兴县丞时间等,初步勾画出了吴承恩生平的大体轮廓。后赵景深据1929年在故宫博物馆发现的《射阳先生存稿》重新为吴承恩拟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年谱,共计二十三条。1949年以后,继续从事吴承恩生平及

年谱工作的有刘修业、苏兴等。刘修业先后撰写出《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著述考》和《吴承恩杂事考》等力作,并整理出版了《吴承恩诗文集》,这是至今较为完备的吴承恩作品集。苏兴在赵谱、刘谱的基础上,又广泛搜集了大量资料,于六十年代完成了《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传记》(出版时改为《吴承恩小传》)。苏谱广征博引,搜剔零遗,掇拾琐细,对吴承恩的生平经历和生活状况、亲友交游等情况作了较详赡的说明与介绍,此谱与传的出版是吴承恩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另外。胡光舟的《吴承恩与西游记》、潘兆明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熔知识性、学术性于一炉,对作家作品作了详尽全面的介绍,也都是吴承恩研究中的重要论著。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除在吴承恩得岁贡时间、任长兴县丞及荆府纪善之任等问题上尚有争论外,对其生平行实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二、版本研究

《西游记》的版本流变是《西游记》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与确定《西游记》的最后作者及成书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西游记》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文化内涵也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代表性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有:1.《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首有秣陵陈元之序,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简称世本,又因该本即多数研究者认定的吴承恩所著《西游记》,故又简称吴本,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西游记》版本。2.《鼎镌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书林刘莲台刊本,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简称朱本。3.《西游记》,一名《西游唐三藏出身传》,题“齐云杨志和(一作杨致和、阳至和)编”,简称杨(阳)本。4.《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简称永乐本。由《永乐大典》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梦”字条的《梦斩泾河龙》一文前标有“西游记”三字,证明或推知明初或元时,就有一部《西游记》存在。另外还有《朴通事谚解》本《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本、汪象旭《西游证道书》本、刘一

明《西游原旨》本、大略堂《西游释厄传》本等。

《西游记》版本研究涉及到许多方面,如各版本之间的渊源流变、同异优劣,哪一版本最接近《西游记》的原貌,每一版本在《西游记》发展成熟过程中有何作用等,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现在通行本《西游记》的祖本问题,即究竟现今通行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是以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版本作为底本来进行进一步加工创造的。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进行过初步探索,但限于当时材料的缺乏,未能作出详细分析与论证。1949年以后至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大陆学者对版本研究的误解与轻视,《西游记》版本研究几乎停步,但港台及海外汉学界却成绩卓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进入八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关于《西游记》版本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涌现出许多有分量、有见地的研究文章,除有关《西游记》祖本的大讨论外,在新版本的发现、整理、介绍及现有版本的深入研究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成绩。

《西游记》版本众多,头绪繁杂,且现有材料不足,判断其祖本,需要多方面的辨析与考证。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与论证,迄今为止,已形成了以下七种代表性说法:1.杨本说。首倡者为鲁迅,赞同者有陈新、赵伯英,持不同意见者有胡适、郑振铎、小川环树、黄永年、陈澹、吴圣昔等。2.永乐本(平话本)说。首倡者为郑振铎,赞同者有杜德桥、胡光舟、邢治平、曹炳建、苏兴等,持不同意见者有吴圣昔。3.朱本说。首倡者为长泽规矩也,赞同者有柳存仁、陈君谋、朱德慈,持不同意见者有胡适、孙楷第、杜德桥、黄永年、李时人、吴圣昔。4.“前世本”说。首倡者为吴圣昔,李时人也认为在世本之前有一个吴本流传,与该说类似。5.《西游原旨》说。首倡者为金有景,持不同意见者有吴圣昔。6.《西游释厄传》说。首倡者为王辉斌,持不同意见者有吴圣昔。7.词话本说。首倡者张锦池,赞同者有程毅中。在上述七种观点中,相比之下,杨本说、永乐本说和朱本说虽历经数十年,仍不失生命力,各有其言之成理之处,持

论者均有较充分的论据,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所修正与补充,成为《西游记》祖本诸说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说。前世本说较为模棱两可,因为据目前学者的普遍意见,世本前必然有另一版本流传,至于这一版本是否接近世本或吴本,是抄本还是刻本,仍有较多争论意见,且这一观点臆测成分较重,如吴圣昔推论的所谓承前启后的“前世本”,既然如此重要,此前却从未有人提到或论述过,未免有些奇怪。《西游原旨》说与《西游释厄传》说存在明显的牵强附会之处,前者可无庸再议,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并未引起大的反响。后者虽不尽合理,但对于《西游释厄传》的诸多探讨仍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尤其这一探讨对于解决唐僧出身问题也至关重要。词话本说从唱词韵语入手寻找《西游记》祖本,不失为一个新的角度,这一观点较新颖独特,也具有较强可信度,是后起诸说中较具说服力的一种。但到目前为止,有关词话本的研究仍未引起相应重视,我们期待着更多学者来关注这一问题,不管是对其作确证还是否定,都将加深我们对《西游记》版本源流的认识。

另外,世本、朱本与杨本三者的流变关系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杨本或朱本为世本祖本,可参见上述。一种观点认为世本是全本,杨本、朱本均为世本节本,如郑振铎、胡适、鲁迅、杜德桥、黄永年、吴圣昔等均持此观点,但在杨本与朱本孰早孰晚的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本分属于繁、简两个系统,二者有不同的嬗变过程,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如郑明嫔、张颖、姚政、程弘等均持这一论点。

在版本源流探讨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对某一具体版本的论述,但这种研究往往从个人论点出发,有时难免失之偏颇,因此对个别重要版本的集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目前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有世本、朱本、杨本、《西游证道书》及大略堂《释厄传》等,其中研究较充分的是世本和朱本。关于世本,主要探讨了世本的刊刻时间,是初刻本还是重刻本,陈元之序及校者华阳洞天主

人,熊云滨、荣寿堂与世本的关系等。关于朱本,主要探讨了朱本与世本、杨本的关系,朱鼎臣的活动年代,朱本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朱本与《西游证道书》及大略堂《释厄传》的关系等。

再者,《西游记》第九回即唐僧出身问题也成为《西游记》版本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至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种以苏兴为代表,认为吴承恩《西游记》中本无单独的唐僧出身故事,并非世本刊落^⑥,持此观点者还有蔡铁鹰、黄永年、李金泉等;一种以李时人为代表,认为是世本刊落了原作中的唐僧出身故事^⑦,类似观点者还有陈新、王辉斌、侯会、李安纲等。二派观点针锋相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迄今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源流研究

《西游记》从玄奘取经的真人真事的历史记载,发展到规模浩大、汪洋纵恣的百回本小说,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也经历了一个内容逐步丰富、思想逐步深化、人物逐步丰满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的本末源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西游记》创作历程与创作思想的深刻理解。

廿世纪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探讨始于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初步梳理出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院本《唐三藏》、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的西游故事的演化线索,指出“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⑧后来踵继者大致沿此线索,而论证考订更为精审详尽。综合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西游故事从史实到小说的演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历史真实阶段、神魔化阶段和吴承恩写定阶段。前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有《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胡适作《西游记考证》时就已指出《法师传》中“玄奘路上经过的种种艰难困苦,乃是《西游

记》的种子”^⑨,后来学者也多认同此说。第二阶段的作品包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西游故事向神魔化演化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孙行者的出现,这一形象的最早记载见之于《取经诗话》,胡适及以后的学者如胡光舟、于天池等都对《取经诗话》的重要意义作了详细论述。同时,《西游记》平话和杂剧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深入探讨,指出平话已具备《西游记》的规模,对《西游记》杂剧形成于小说之前或之后,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但对二者的密切关系仍达成了共识。《西游记》成书的最后一步是吴承恩在吸收、改造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写出了一部气势恢宏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自胡适开始,许多学者都对吴氏改定《西游记》的功绩作了评价,以继承与发展的眼光,从思想、艺术、人物、情节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除了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总体研究外,学者们还对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品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及杂剧作出了较多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取经诗话》成书年代的研究就颇为扎实,分别提出了宋元说、南宋说、晚唐五代说、北宋说等,问题虽未最后解决,研究却更为深入。此外,学者们还对《西游记》的本事渊源进行了追索,探讨了《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民间文学、敦煌文学的关系,并对《西游记》中一些故事情节、人物事件、器物名称等的本事进行了考证。这一研究自二三十年代胡适、陈寅恪发其端以来,至八十年代后成果斐然,尤其是对《西游记》与敦煌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季羨林、赵国华、汪泛舟、朱恒夫、姚政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西游记》的本事来源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

《西游记》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集大成和颠峰之作,其流风余韵沾溉后世,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对《西游记》影响的研究是《西游记》源流研究中探“流”的工作,这一工作可从续书、改编、译介三个方面入手。1.续书。续书是对原书的独特理解与把握,《西游记》的续书有《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三种,鲁迅《中国小说

史略》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未作深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之作了进一步论述。其中,《西游补》是最受人重视、研究成果也最多的一部,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主题及寓意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又有学者对《西游补》的现代小说性如怪诞、意识流、叙述手法等进行了探讨。2.改编。对《西游记》进行改编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戏剧、电影、电视、动画片、皮影戏、木偶戏等。八十年代,刘荫柏在《(西游记)与西游戏》一文中对《西游记》之后产生的西游戏作了总体介绍,是该项研究的一篇重头文章^⑩。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据《西游记》改编的作品,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真假美猴王》等,对这些作品成败得失的评价多见于当时报纸的评论文章中。3.译介。早在十六世纪,《西游记》就流传到海外,稍后《西游记》的一些重要版本也陆续飘洋过海,并赖此得以保存。较早对海外译介情况进行介绍的是王丽娜,其《〈西游记〉外文译本概述》及《〈西游记〉在国外》,对《西游记》的英、法、德、东欧文种及东方文种等数种译本的译者、出版情况、形式、内容等都作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⑪,此后魏龙泉、马兴国、陈翔华等也都对《西游记》在英国、日本、韩国等的流传影响作了介绍,这些都有助于国内学术界了解《西游记》海外研究的动态及走向。

回首《西游记》一百年来的研究历程,众多学者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致力于最基础的文献探索与考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爬梳剔抉,几乎对此前的所有相关材料都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既较好地继承了前人已有的成果,也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的创见,在作者、版本、源流这三大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得《西游记》文献学研究蔚为大观。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样一个尤其需要扎实、严谨、实事求是的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着种种缺陷,诸如不注重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及时吸收,论证过程中缺乏严密逻辑性,学术争论中的意气用事,以及不应有的标新立异之心,

等等。我们认为,今后的《西游记》文献学研究,要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实现重心转移。首先,在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条件下,有关作者的考证以及作者人选的论争,应该暂缓,而重点加强对《西游记》藉以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的研究。其次,从重在寻求《西游记》祖本转向各重要版本自身的梳理,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系统研究,以更准确地辨识各种版本的异同、承传与价值。再次,从重在追溯《西游记》之“源”与“流”,转向《西游记》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藉此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西游记》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精神承传及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反响。以上三个方面的齐头并进和有机结合,也许可以在现有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新的突破点,以更好地解决上一世纪研究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实现文献研究与文本、文化研究的融会贯通,从而为《西游记》研究开拓一个更广阔的新天地。

注:

①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6期,1923年2月4日。

②⑧《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文学》创刊号,1933年。

④《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⑤《北方论丛》1991年第1、2期连载。

⑥苏兴:《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

⑦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⑩《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⑪《〈西游记〉外文译本概述》,《文献》1980年第4辑。《〈西游记〉在国外》,《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